

電影：行動的另一種可能

我們談的不是這種電影：展示幾張美國 super hero 片的海報

第一部分：得病的城市

1. 香港的現實

. 民建聯視頻之一：旅遊車接送老年人（情感有病，媒體有病，對老人和青年都是多重傷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liKMbi3sfw>

2.. 我調研香港老人院的大致情況和感想。

3. 介紹“民間記憶計劃”的情況

A. 文字背景資料介紹

B. 圖片介紹——紀錄片+展覽+演出

C. 鄒雪平的作品片段放映

《飢餓的村子》、《吃飽的村子》、《孩子的村子》——採訪拍攝、放映、討論、發動孩子、自拍、募款、立碑。。。《垃圾的村子》

4. 對香港青年可能的啟發

思考之一：

1. 這座城市究竟得了什麼病？

2. 除了遊行、佔領、絕食等，是否還有更多元的抗爭方式？（送烤腸是不是一種行動？真的抗爭大於影像嗎？）

3. 享有和分享記憶，是否人的權利之一？

4. 當記憶被壟斷，意味著什麼？（記憶與正義，記憶的合法性）

5. 記憶之被壟斷，只是威權或資本造成的嗎？而我們又有什麼責任？（如何免於恐懼）

6. 個體行動如何重寫集體記憶，改寫歷史？甚至改變當前的“現實”。（個體、私人——公共）

第二部分：《自由城的囚徒》

1. 放映《別人的生活》一段。說明國家背景。匈牙利秘密警察的紀錄片。

2. 放映《自由城的囚徒》全片：31 分鐘

補充：吳文光的觀後話語。

3. 張釗維語：紀錄者（講故事人）的三重正直

A. 誠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B. 有立場：不故作客觀中立

C. 不僅有立場：發現真背後的假，善背後的惡，美背後的丑

4. 聯繫對香港的意義。與現場的關係。（現場的“怪人”很多，有人想過在一周的罷課時段里，拍拍他們嗎？ // 7.2.被捕者在 FB 上說，拘留處理由太多有個性的人和時段。）

思考之二：

1. “紀錄片”是否一定要客觀和中立，並且客觀、中立是否（最）重要？
2. 如何跳出“政治正確”的陷阱？（只有立場）
3. 電影也許是一劑“藥”：治療城市，治療別人和自己，也治療敵人。。。
4. 究竟什麼是對抗？當我們處在“等待戈多”的境地時，還能做什麼？（7月2日被捕者的對話）
5. “自由”是個動詞嗎？還有些詞可能也是動詞，比如：民主、公義、公民社會。。。
6. 私人空間內的個體行動、情感表達，也許才是真正的“政治”，也才是最“政治”的。我們是否可依此，跳出國家機器的運作陷阱？

第三部分：我們在哪裡？

1. 放映：《科倫拜的保齡》買零售槍支的片段

當電影成為 social action:

電影只是整體行動中的一環，其目標在電影以外。

電影（作品）本身是否“優秀”，甚至是不是“作品”，並非最重要。

2. 在香港，用影像行動的可能性

A. 《看見演藝》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4MzBCQQIUM>

B. 二十八篇《劉進圖感言》

——抗爭就在身邊，就在日常中，看你是否意識到而已。

3.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認為：歷史不僅僅是線性向前的，而是一個個單體（monad）。

比如 2003 年的 7 月 1 日，比如 2014 年的 7 月 2 日早晨，比如 2014 年的 9 月 22 日。。。

——抗爭從自己做起。

思考之三：

1. 假設我們認同歷史長河中每個“單體”的價值，那麼我們該如何參與、影響，甚至成為某個單體的製造者？（這是種能力）

2. 除了社會行動的可能價值，電影還有什麼價值？或者是否可以說，其能表達人物、書寫故事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行動”？（藝術是個體的，是自由的，這兩點也許就構成了捍衛權利的機制。）

3. 家國不幸，詩家幸——這對詩家，算不算一種要求？也是詩家的責任？

4. 誰都可以成為“不幸家國”中的“詩家”的，是不是？（可能不是，但一定是有可能的）

5. 我個人認為，所有對“不幸家國”的敏感表達，都來自熱愛，同時也需要智慧，而設備恰恰是完全其次的事情。

6. 因為有了電影，我們有了新的可能，那麼站在 9 月的香港，我們去向何方？